



古桑洲的桑葚。贺志伟 摄



古桑洲的风景。贺志伟 摄



江心那片桑洲

贺志伟

湘江流到株洲西北、与湘潭交界的地方,忽然在江心铺开了一条洲。窄窄长长的,从这头走到那头,不过三里的光景。江水从两边流过,声音极轻,若不细听,几乎以为它是无声的。

这便是古桑洲,洲上极静。近处是密密匝匝的桑林,叶子阔大如掌,绿得发暗;稍远处,几栋屋舍依桑而立,白墙黛瓦,在绿荫里时隐时现;更远处,江面开阔,对岸的田地和村道隐隐可见,像绘在旧纸上的淡墨画。

渡船是铁壳子的,马达声在江面上传得很远。可一靠岸,声音便没了。踏上洲去,脚下是水泥小路,贯穿东西,路两旁全是桑树,五月的风从江上吹来,桑叶翻动,露出背面一层银白,

沙沙地响——那声音细碎而绵密,像远远的有人在低声说话,又像无数细小的东西在轻轻咬噬着什么。

桑林深处,人家散落,白墙黛瓦隐在桑树后面。门前常有三两老人闲坐,并不言语,只是静静地吹着江风,看着来人。有游客走近,他们便微微一笑,你若问路,他们才轻声应答,那声音软得像怕惊了桑叶上的露水。

洲头有一株古樟,一千三百年了。树干粗得要几人合抱,虬枝盘错,向四面伸展开去,撑开一整片浓荫。树下的罗瑞古墓静悄悄的,石兽半埋在土里,青苔爬上碑石,洇出深深浅浅的绿。明代正德年间,罗瑞资助寒门学子张治,张治后来官至太子太保、礼部尚书,便在洲头立“崇文坊”以报恩情。那故事

就藏在古樟的根下,不声不响,却让人觉得时光深不见底。

洲上颇喧腾。这喧腾不是人声,是桑林里的生机。桑葚熟了,紫黑的果实一串串坠在枝头,沉甸甸的,游客钻进林子里,伸手摘一颗放进嘴里,汁水在齿间迸开,甜得人眯起眼睛。林间不时响起惊喜的叫声:“这边好大!”“快来,这棵甜!”那声音是压不住的,带着孩子似的欢欣。可这喧腾也是湿润的,像桑叶上的雨声,润而不燥。

更深入处,还有一种喧腾,是外人听不见的。农家蚕房里,千万条蚕伏在桑叶上,嘴巴一刻不停地啃食,发出极细密的沙沙声,像细沙轻轻摩挲,又像春夜里细雨落在瓦上。农人说起蚕来,语气里带着怜惜:“娇贵得很。”所以游客

想进蚕房看,多半是要被婉拒的。那份喧腾,便只属于洲上人家了。

洲尾有渡口,船来船往。等船的人三三两两散坐在江边石阶上,并不着急。有个老人常在那边钓鱼,鱼竿插在岸边,人却靠在树干上打盹。鱼漂在水面上轻轻晃着,也不知是鱼咬了钩,还是风吹的。船来了,他也不急,慢悠悠收竿,慢悠悠上船。船上的人也不催他,就那么等着。

江水拍着洲岸,那声音闷闷的,却绵绵不绝,像是这洲子千年以来一直哼着的调子。

水是湘江的水,洲是桑树的洲。江水涨了又退,桑叶落了又生,游人来了又走。古桑洲还是那个样子,在江心静静地绿着。



那年冬天,在芦淞扎根

陈劲野

2002年深冬,我背着磨得发白的行囊走出株洲火车站。寒风裹挟着市井的喧嚣扑面而来,我伫立在广场中央,如一粒随风漂泊的草籽,四顾茫然。二十八岁的我,胸中有闯劲,眼底藏忐忑,只身奔赴这座陌生的城市,只为寻一方立足之地。

幸运的是,异乡的第一份温暖,来自老乡谭忠欣。彼时他任《东方新报》株洲站站长,二话不说便将报社宿舍的空屋让我栖身,同住的还有老乡袁玉红。一室、三床、一灶,虽简陋局促,却成了我在株洲最初的港湾,为漂泊的身心撑起了一方暖意。

安顿下来,谋生便成了头等大事。谭忠欣四处奔走引荐,终于在一个飘雪的日子,带我面见了环洲城服饰市场董事长陈玉明。那天雪粒于簌簌打在脸上,生疼刺骨,我紧张得腹中绞痛,却依旧咬牙前行。步入环洲城大楼,陈玉明先生正伏案工作,衣着朴素、目光沉稳,他如拉家常般询问我的经历,随即颌首应允:“行,先留下来试试吧。”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语,在风雪交加的寒冬,为我推开了命运的大门。



久别回村,湾场浸在暮色里,轮廓看得格外真。

乡亲们围过来打招呼,话里话外都是日子的味道,说着说着就扯起了几时的闲话——谁当年爬树掏鸟窝摔了跤,谁总跟着大人去江边摸鱼摸虾,那些陪着我们长大的老物件也被挨个提起,就在这时,不知谁忽然问:“咱湾场啥东西最老?”这话一出口,大伙儿都愣了愣,心里各自想起了更深的旧事。

有人说柳冲的老松,当年得三个人手拉手才能抱住,树荫能盖半个山头,我们这帮娃总在树下捡松果,追着蝴蝶跑。也有人提扁边的老枫,四个人都抱不过来,一到秋天,红叶能把江水都映红,摸鱼回来的娃,都爱捡片红枫叶攥在手里。话刚落,就有人叹气——老松早年被砍了,老枫遭了雷劈,现在只剩脑子里的影子了。

走出办公楼,腹中的绞痛竟奇迹般消散。雪霁初晴,阳光穿透云层洒落,映得湿漉漉的街面熠熠生辉。那一刻我笃定,这颗漂泊已久的草籽,终于找到了可以扎根生长的土壤。

环洲城服饰市场,是我株洲职业生涯的起点。作为中南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地,这里每日天亮便亮在喧嚣中苏醒。我从文秘岗位做起,在字斟句酌的文稿、繁杂细致的事务中,慢慢摸清市场脉膊,读懂城市肌理。无数个深夜加班后,推开窗望见芦淞路上零星的灯火,心底便涌起一股踏实的归属感。

初生的嫩芽,难免历经风雨。入职半月后,我回茶陵老家探亲,熟悉的乡音、母亲烹制的饭菜,让紧绷的心弦彻底松弛。离别之际,我收拾好行囊却迟迟迈不开脚步——故土安逸,何必远赴异乡漂泊?退缩的念头几乎将我吞噬时,袁玉红的电话骤然响起:“怎么还在家?赶紧过来。”没有多余安慰,只有一句不容迟疑的催促。挂断电话,我重新背起行囊,猛然醒悟:株洲那方有灯火、有灶台、有友人等候的天地,才是我该奔赴的远方。

烟火人间,最抚人心。同事刘海红待我如亲姐,周末总拉着我去巷子里的小馆,点上辣椒炒肉、剁椒鱼头,一边夹菜一边叮嘱:“一个人在外,别亏待自己。”粗茶淡饭,辛辣鲜香,暖胃更暖心,熨帖了我异乡的孤寂。

夜晚的出租屋,是那段岁月最温柔的注脚。下班后,我与袁玉红结伴去菜市场,在简陋灶台前烹制几碟家常菜,三人围坐小方桌,一边扒饭一边分享日间见闻,家长里短、工作琐事,句句皆是温情。那些简单朴素的晚餐,化作我在异乡最坚硬的铠甲,支撑着我一路前行。

凭借勤勉踏实,入职八个月后,我升任部门部长,兼任广告公司经理。2004年,我遇见相伴一生的爱人;2005年,转入全帝服饰市场,在更广阔的平台深耕商业运营;同年,我贷款在芦淞区购置了一套七十平方米的电梯房。拿到钥匙的那一刻,恍惚间又看见三年前那个背着帆布包、在火车站茫然无措的青年。“安家”二字,终于从遥远的憧憬,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。工作之余,我考入省委党校法律专业进修,在持续学习中拓宽视野、夯实根基,为前

行积蓄力量。

2007年,我加入九天置业,全程参与芦淞区九天国际广场的开发建设,从文案策划到项目报批,深度参与每一个环节,逐步成长为懂经营、善管理、懂协调的复合型人才。同年,我顺利取得法律本科文凭,女儿呱呱坠地,家庭与事业双丰收,肩上的责任愈发厚重,前行的脚步也愈发坚定。

从2002到2010,八年间光弹指一挥间。那个曾在风雪中瑟瑟发抖的异乡人,早已在芦淞区的热土深深扎根。谭忠欣的雪中送炭、陈玉明的知遇之恩、刘海红的温情照料、袁玉红的朝夕相伴,还有那通关键时刻点醒我的电话……点点滴滴的善意,汇聚成生命的暖流,浇筑成我人生最厚重的底色。

如今的芦淞,依旧烟火升腾,繁华如常。每当回望那个雪霁天晴的午后,那个走出市场大门、腹痛消散、心怀暖阳的青年,我便深深懂得:这片愈发的土地,从不辜负每一粒努力生长的种子,从不亏待每一个奋力前行的人。

那年冬天扎下的,不仅是安身立命的生活之根,更是融入血脉、此生不渝的生命之根。

还是建叔先开口,他摸了摸花白的头发,语气平实又恳切:“树靠根立着,人靠心守着,日子再变,本分不能丢。”

老松老枫虽已远去,但新苗正迎着风生长,老樟依旧坚守在原地,老祠的烟火气也藏在幸福屋场的每一处。岁月流转,屋场的模样在变、草木在变,可刻在骨子里的纯粹、邻里间的热乎气,还有对这片土地的牵挂,从来都没有变。就像老樟的根深深扎在土里,乡亲们的心也紧紧靠在一起,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,默默把我们的家乡一点点变得更新、更暖,让日子越过越有奔头。

流年里,屋场的砖瓦可换,树木可枯可荣,唯有邻里间的热乎气、心底的牵挂从未改变,顺着岁月,稳稳相传。

暮色渐浓,屋场的灯火映着一张张笑脸,变的是岁月光景,不变的是刻在心底的乡土本心。



千年阳明樟

张毅

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,有名山则必有古木,有古木则人杰地灵。在中国南方,就有这样一座城,一座山,一棵树。

这座城,就叫醴陵,始于秦汉。据史记记载:汉高后四年(公元前184年),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侯。

这座山,就叫仙山,地接罗霄,东连武功。相传东晋晋阳令丁令威在此得道,驾鹤返乡,留下了鹤归华表的传说。

这棵树,就是“阳明樟”,因一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题诗而得名。

公元505年,中原正值南北朝并立,国家分裂,社会动荡,百姓思安。就在这一年,有史记载的第五位醴陵侯,南朝政治家、文学家江淹结束了他文采风流的一生,为后人留下了《恨赋》《别赋》,一百四十二首诗,以及“文通绮靡”“江郎才尽”的遗憾与传说。次年,在无人问津的山野,一棵小苗破土而出。谁也不知道,这棵毫不起眼的幼苗,将经历怎样精彩而漫长的岁月。

时光跳转到公元621年,历经百年光阴,昔日的幼苗,已经长成了一棵都树葱郁的参天大树,其枝如盖,其叶如玉,昂然矗立在渌水之畔、仙山之麓。那一年,唐皇李渊以李靖为夔州行军总管,统率三军攻伐当时割据江南的萧铣,其妻女侯红拂随军同行。大军途经醴陵之时,红拂病故。李靖伤心不已,因见仙山山清水秀,便将爱妻葬于此。又见百年樟树青翠如盖,便于此处修建了一座寺庙,名为“靖兴寺”,以此守护爱妻英灵。至此,这棵默默无闻生长了百余年的古樟,第一次见识了三百年的壮阔,也第一次读懂了人间的情爱。

光阴如流水,眨眼间又是五百余载,时光流转到公元1167年。这一年,听闻湖湘学派的领军人物张栻主持长沙城南书院、岳麓书院,理学大师朱熹带领弟子们从福建崇安出发,驾舟西行,直奔长沙,开启了影响深远的“朱张会讲”。这一场会讲持续两个多月,两位学术大师的足迹遍布湘江两岸,其学术思想传遍三湘。至此,仙山这棵蹒跚生长八百多年的古樟,初闻人间至理,枝叶愈发苍翠。此后,与朱熹张栻并称“东南三贤”的吕祖谦,闻讯来湘在醴陵掀起理学热潮,亦在醴陵简家冲讲学三年,既圆了自己错过“朱张会讲”的遗憾,又给湖湘学派注入了新的思想,也给仙山古樟再添书韵。八年后(公元1175年),有感于三贤学术之精彩,又感于仙山古樟之灵动,时人便在古樟之旁,筑土为墙,新修了“西山学宫”。从此,古樟得名“树先生”。

“树先生”披风戴雨,静听时光荏苒,笑着花开花落。当时光的车轮来到公元1510年,自“东南三贤”启智后,孤独了三百多年的“树先生”,终于又迎来了一个阔别三年的故友。故友头戴黑色四方巾,一双慧眼炯炯有神,几缕黑须更添风仪,一身青衫更表精神。先生穿芒鞋,拄竹杖,步伐轻盈,向“树先生”轻笑而来。“树先生”枝叶随风轻摇,宛如对故友说:“一别三年,先生风采远胜从前。”这故友不是旁人,正是被再度起用,从贵

州龙场往江西庐陵赴任的“心学大师”王守仁,世人又称“阳明先生”。阳明先生面带微笑,躬身朝“树先生”一拜,自嘲道:“三年前,云(王守仁本名王云)避祸江湖,唯先生以及江左老法师不弃余落魄,以诚相待。使余一扫风尘,了却抑郁。余思之念之,若有重逢之期,当躬身拜谢,以表余诚。”

原来三年前,也就是正德二年(公元1507年),阳明先生因避大太监刘瑾迫害,躲在福建武夷山中。次年,他又乘一叶孤舟,沿江而上,从福建奔赴贵州。途经醴陵时,已是天黑,便借宿渌江江左泗州寺,得寺僧老僧款待。次日,又驾舟渡河,拜谒渌江对岸的书院,便识得了屹立千年的“树先生”。阳明先生有感于老僧以及“树先生”点拨,分别留下诗作《过泗州寺》以及《过靖兴寺》。一日:风雨偏从险道当,泥深没马陷车厢。虚传鸟道通巴蜀,岂必羊肠在大行。远道渐看连晓色,晚霞喜见见朝阳。水南昏黑投僧寺,还理羲编坐夜长。又曰:隔水不见寺,但闻清磬来。已指峰头路,始瞻云外台。洞天藏日月,潭窟隐风雷。欲询灵度迹,荒碛满蒿莱。

直至三年后,刘瑾伏诛,阳明先生重获启用,再次途经醴陵。依然是借宿泗州寺,依然是那个热情的老僧,所以阳明先生题诗答谢:渌水西头泗州寺,经过转眼又三年。老僧熟认直呼姓,笑我清癯只似前。每有客来看宿处,诗留佛壁作灯传。开轩扫榻还相慰,惭愧维摩世外缘。

既然留诗答谢了老僧,怎能忘了江对岸的“树先生”?于是便有了之前一幕,只见阳明先生一手扶着“树先生”那需要三四个成年人才能围住的粗壮树干,一手持着胡须,临风而立,衣袂飘飘,徐徐吟道:“老树千年惟鹤住,深潭百尺有龙蹲。僧居却在云深处,别作人间境界看。”

于是,这棵千年苍翠的古樟,继“书院古樟”“树先生”之后,又得“阳明樟”之名。

光阴如渌江水流淌不绝,岁月悠悠,渌江悠悠,仙山悠悠,书院悠悠,古樟亦悠悠。他见证了左宗棠执掌渌江书院,也看着李立三、左权、陈明仁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从树下从容经过,他观白云苍狗,观潮起潮落,看烟花璀璨,看五彩霓光。

后人感于此,有诗赞曰:古樟千载不言语,如画仙山自郁蓊。无尽江声归寂处,风流更待后人看。

1500年一屈指,古樟依然苍翠,他屹立仙山,正在耐心等待下一个“知己”。



渌江书院的千年古樟。欧阳光宇 摄

下列证件 声明作废

· 文汗青遗失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开具的4534361715号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,金额4074元

寻亲公告



姓名:谭翊辰,性别:男,拾捡年龄:2天,拾捡时间:2026年4月29日,拾捡地点:雷打石镇新龙村村民家厕所内。随身携带物品:尿不湿、奶粉等物品,一张出生纸条。身体特征:新生儿面貌,头戴紫色帽子,身穿白色条纹衣裤,用一件黑色棉衣包裹。以上儿童系株洲市儿童社会福利院取名,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无人与当地民政部门或福利院联系认领,将确定为弃婴,依法予以安置。
株洲市儿童社会福利院
2026年5月15日

广告接待热线
28835396